

《医验随笔》沈奉江

《医验随笔》序

昔韩昌黎见北平马公叹曰：犹高山深林，钜谷龙虎，变化不测，杰魁人也，自余始识。沈丈奉江先生，瞻其岸然道貌，窃有味乎韩子之言。继又得见先生介弟葆三先生，葆三先生以名孝廉覃精内典，广长说法，得未曾有。因得读《棣萼集》，先生昆季唱和之作也，谢家嗣响，心仪者久之。先生师孟河马徵君，深入堂奥，而颖悟博洽复绝恒蹊，性疏旷寓居中隐院，一室图书，左右多蓄古金石。余每造谒，见病者踵趾相接，先生一一洞其癥结而活之。诊余编摩，殆不去手。或纵谭古今，上下旁及，世事议论，风发泉涌，不可方物，喜奖借人，有一长辄津津乐道不倦。与同志组织中医友谊会及《医刊》，主持坛坫，翕然悦服无间言，而先生欧如也。然后知先生果非常人也。甲子秋周君逢儒手录先生治验一册，示余嘱序。余读之狂喜曰：韩子之所谓龙虎变化不测者，此殆鳞爪矣乎！虽然余之服膺先生既如上述，又安敢晓舌哉！周君固请，重以先生之命，不获已，乃道其所得于先生者。而又幸夫周君好学之勤与先生之才之识，得此以广其传，世必有被其泽者，非细事也。

世晚张树铭伯倚谨序

梁溪沈君事述

沈君祖复，字礼庵，号奉江，别署鲈翁。先世居浙江湖州，宋淳熙进士有开，官太常博士，立朝抗节著直声，为君迁锡始祖。累代高隐不仕，祖文炳通申韩家言，书工钟王法。父尧甲混迹商界素精计学，君生时父年四十，有弟二，兆英早卒，祖约登丁酉科贤书。君幼颖悟，读书史过目辄成诵，貌魁梧有独立，性伉爽不阿。年十三岁执笔论古人，不屑拾人牙慧。应郡县试辄冠其曹。郡尊长白桐公泽邑候浙江吴公观乐赏其文，录为门下士（校卷秀水沈大史卫，常熟庞主政宗瑚，南元陆公正福）。有风度端凝，芳兰竟体之誉。君为文词藻富丽，才气磅礴灏瀚，惟于风檐寸晷不暇推敲，以故屡摘屡蹶。遂援例纳粟为国子生，赴乡闾郁不得志。因遨游古越，浏览西子湖名胜，谒岳王墓，憩冷泉亭，倏然有潇洒出尘风致。既权寓浙，课顾氏子祖瑛昆仲，读阅一载，以父衰病旋里。应城西高司马承祖、凌明经学颁聘，督课两家弟子，凡六七年。内顾家计，外任学费

力培植成名。说者咸谓君孝友出于天性云。岁甲午前出使英法义比大臣薛星使福成任满归国，犹子听聪彝明府，与君交莫逆，延校《天盖楼文集》者累月。适中日失和，君伤怀时事，淡于进取，平昔攻健全学，尝慨慕欧西裴乃德龙蒲束及国朝徐大椿为人，至是喟然曰：大丈夫不为良相，定为良医。遂执贄孟河马徵君文植门下。徵君者曾应诏入都，为今上慈禧皇太后请脉，恩赏叠稠

，声誉满天下者也。君奉以为师，问难质疑，洞见癥结，所学日益粹。更随侍徵君，视盛宫保、俞军门、聂中丞、龙侍郎、吴廉访诸钜公疾，尤内翰先甲稔君医理堪深，特延聘为苏垣医局员，因事不果往。丁酉岁杪君为弟部署计偕北上，遂侨居崇安寺中隐院，其地即秋岩上人退隐处也。禅房清旷，花木扶疏，君小住三椽，清雅绝俗，居则一僮一剑自随，出则利济为怀，活人无算，遐迩传其名。邑宰泗州杨公士晟及守戎皖南汪公福林均心钦之，制额以赠。君年四十后，孑身寂处，不

问家庭琐屑及田园生计事，惟渴爱才。凡邑中留学泰东西各国志士，类与研究新学，痛论时局，虽居恒绝志进取，而爱国忧世之心未尝一日忘。比年体羸多病，壬寅四月陡染虎列拉疾剧甚，某夜气垂绝，魂游深山石室间，四围峭壁千寻，上漏光一线，君箕踞兀坐，凝气练神，突来一异僧，状貌古朴，举腕破壁，携小裹囊负之出，顿苏。向母索蔗浆，豪饮数十杯，病若失。因更号曰“蔗生”，留纪念庆更生也。丙午夏又腹疾大作，屡濒于危，君弟与诸友惶急甚，君曰：甘蔗曾生我，以啖我可化险为夷。试之信然。君精气神由此益耗，筋痹举发，脊梁伛偻，自谓风前烛影，殆将以医士终其身矣。所著《医通》一卷，《锄经堂文稿》一卷，《棣华集》一卷，已刻入家乘。某与君弱冠订交，重以年谊，于君学行之有素，辄忘其不文，略述梗概，以告当世之知言者。

光绪戊申年秋月同里年愚弟张文藻撰

医验随笔

唐蔚芝先生之太翁若钦老先生年七十余，足上数发酒湿，忽而饮食少进，请城南某君诊视，用消运之品屡服如故。先生诊之曰：此高年气虚，无力运化，非用参术不可。若以消导，是更伤其中气矣。用补中益气汤加减，一服而胃醒，连服数剂，而饮食如常。蔚芝先

生赠联云：少年学文，中年学道，不为良相，即为良医。

杨楚孙之夫人久病寒热不愈，甚至昏厥，不省人事，延王医诊治不效。转荐先生，即以王医之肩舆邀诊，入门见纸轿草履齐备，诊其

脉沉伏，牙关紧闭，气不接续，按腹板硬。曰：此实证也，非攻下不可。但药已难进，恐夜半生变不测。如药能服下，或可挽回。用大黄、枳实、玉枢丹等，撬牙灌之。初不受，至天明喉中汨汨有声下降，神情转清，连去诊视，攻下之剂八九服，下结粪不少。楚孙曰：久不饮食，似不可再用攻下。先生曰：无妨也，有病则病当之。再下一二日，用扶正之品调治而愈。楚孙制联云：受药我知羊叔子，论功人比贾长沙。

凌敬叔一病半年，请先生诊视，脉弦大，苔黄腻，两目失神多眵，彻夜不

寐，饮食不进者久矣。语无伦次，亲友疑有癲病也。先生曰：

此痰火扰乱神明，且积滞未清，非用大黄、元明粉不可。家人畏不敢进，以久病恐虚脱。先生坚持此议，嘱服之，一剂下结粪。言稍有序，明日再将原方加减。又下燥粪，略兼溏薄，惟舌苔干黄厚措，拟芳香化浊不应。先生曰：此气阴虚而不能化也。用人参须、西洋参、羚羊角、珠粉等，数剂后舌苔渐化，再服数剂而苔化尽，得进饮食，病大转机。适其爱妾病亡，先生代为耽忧，恐此病再生波折。用种种劝解，始得病无变迁，常服益气养营之方，调理而愈。

惜谷局王晓峰先生年六十余矣，自少茹素，荤味未尝下箸，时时头痛不止，服桑叶、钩藤等药无效。先生曰：此因不茹荤而五脏滋液

枯槁，肝肾之阴不足，非用阿胶、龟胶等血肉有情之品不可。王君曰：茹素已六十年余，不愿以荤味污我腹内清静之腑也。嗣后头痛愈甚，先生劝之曰：入药不为荤，何迂执乃尔。后仍照前方服之，数日而痛止。

医生张亮生先生之谱弟也，曾病伏暑，寒热交作一月有余，形瘦骨立，神情疲倦，两目失神，饮食不进，脉细无神，舌上已起白腐，时住岳家养痾其岳母见其病势垂危，欲送之返家。先生止之曰：不可，恐中途有变。议遂辍，因偕严康甫同诊，用柴白煎一剂热退，再服热清，续用扶正养阴之品而愈。至今精神且远胜于前焉。

邹律师之子病气逆，痰鸣喘急，不能平卧。先生诊视曰：此喉风也。用猴枣一分，同贝母、制胆星研末调服，服后喘热大定，得以安睡，呼之不应。家人以为昏迷也，孰知竟愈矣。又县下塘某妇病亦与此症相同，服药后亦昏睡如醉卧，当时稍觉惊骇，病亦由此而愈。考猴枣古书所无，马培之徵君首用此药，先生承师法继用之有效。今则人人皆知用此物矣。然惟风痰热痰可用，若寒痰湿痰用之，无怪凌永言君訾议之也。吾以为非药之咎，是医之不良于用药之过也。

打铁桥下郑元利洋货店锡君之妻病癲，终日喋喋自言语，命立则立，坐则终日呆坐，与食则食，不与亦不索，如是者年余矣，中西医均不效。一日先生遇郑君于新市桥，详述病状，邀至中隐诊所，为立一方，用羚羊角五分、贝母三钱、珠粉五分，并赠与马宝五分，研和，分三次服，稍愈，再合前方服，未过半病已爽然若失。逾月遂有娠，生一子，举家欣喜过望。因制银盾镌“饮上池水”四字以赠云。又高车渡农家子病痛风，每发四肢陡然抽搐，不省人事，四处就治，多年不效。一日来诊，先生亦用前法与服马宝等，后虽复发，不过两手蠢动耳。又服前方加熊胆一分同研。后问堵其人，云已久不发矣。

按：时珍《纲目》马肾条下云：

马有墨在肾，与牛黄、狗宝相类，而未详其功用。谅即马宝也。今先生尚藏四两许，色灰白，有宝光纹理，层层包裹，与牛黄、狗宝同。其大小无定，大者如瓜，小者如拳，先生云；马为火畜，其性必燥，病之有痰者宜之。又阅《医学问答初集》俞君鉴泉答裘君云：夫痴狂为神经病，心属神属火，马为火畜，行速不寐，能识途，确具神足心专之能力，以动物之体生此静物，故有安神定心之功欤。

陈赞廷室人患三阴大疟三年有余，诸药无效。延先生诊治，起伏时两目深红，脉弦舌绛。先生曰：此非寒也。疟久则肝阴伤而化火，温药万不可用。用羚羊角一钱、石决明等，一药而愈。

店桥头某妇从上海归，患三阴大疟已历四年，屡服各种截疟药及金鸡纳丸，而间二日寒热如故。先生用《医话》夜光丸，意加减鳖甲、夜明砂、花槟醋制、常山，半夏、草果等，再用雄精二分、辰砂二分，研末，服一剂而愈。又先生见许荣庭之子亦病三疟，有人传单方，以三十文至药肆购雄黄，店伙误闻为硫黄也，竟以硫黄付之，服后三疟竟愈，而头面周身黧黑，毫毛皆焦，无异黑种，终身如是。邑人见之皆绝倒。

洛社张巷张金钧培室人，经事前后无序，白带频下，饮食无味，阴户坠下一块宛如紫茄，咳则下，卧则缩，服药年余不效。先生诊之，阅前方皆云膀胱下坠，乃细询其形色何若，病者曰：其色紫黯，触之微痛。先生曰：此非膀胱也。夫膀胱之色白，小溲不能通利。此

乃气虚不固，子宫下坠也，恐难一时见效。用黄芪、升麻、白术、人参须、葛根、芡实、牡蛎、陈皮、甜杏仁、白芍、神曲，服三剂而缩上矣。

大市桥王姓童子洗热浴后，赤足遇寒，回家半日觉牙龈肿胀腐碎，右足胫青紫异常，恶寒身热。先生诊曰：此青腿牙疳也，上病必治其下。用银针刺其足胫紫处，出恶血，内服活血去瘀，牙疳遂愈。

西门桥下温姓，壮热面油，脉洪舌绛，右臂红肿作痛。外科章某曰：此流注也。用温药桂枝、当归等。道生堂高君介绍先生诊视，已有一医用藤黄涂之。先生曰：此系热毒，名曰火炎症，用解毒剂。是时神识尚清，既而胸前又多一红肿处。复延章医，仍谓流注。先生以为不然。决其热毒内走，势必毒陷神昏而死。至下午果暴殁。

惠山赵某之妻，气体丰腴，每日呕吐百余次，饮食难进，诸药罔效。先生用秋石五分泡汤，每日服二次，三日愈。此胃火上逆，秋石味咸，取咸能下降之意。西门谢继昌妇结缡未满一年，病伏邪淹缠半载，遍请各地名医，时轻时重，危在旦夕。病骨支离，忽而遍体浮肿，气逆喘急，神情模糊，风动痉厥，口喷血沫，两手脉伏，目不能视。先生用潜阳扶土法，一剂而神识清，浮肿

退。复诊两目仍不见物，先生曰：经云气脱者目不明，又曰目得血而能视，此气阴并亏之故也。小溲现虽通利，然水不涵木，肝阳妄动，火极则风生，风阳飞舞，痰涎血沫随喘而起，若秋金之气下降，可以制震东之木，而三焦决渎之水皆归州都化溺而出。但病久大虚，还防虚脱，再拟益气养阴和中潜阳之法。方用人参须一钱、白芍三钱、广郁金二钱、

淮小麦三钱、煅石决明一两、炒秫米三钱、土炒于术二钱、辰茯神四钱、炒西洋参钱半、珍珠母一两，另上濂珠三分、玳瑁三分，研末调下，病势顿轻。后生骨槽风，两足痿痹，先生按症调理，数月而愈，先生病霍乱，饮蔗汁而痊。曾载入《医钟》第四期，谨录其原文于左。仆于光绪壬寅正月病春温，绵延三月，始进糜粥。至四月间吾锡时疫盛行，沿门合境，死亡者踵相接，仆亦传染疫症，吐泻暴作，指螺皆瘪，目眶黑陷，声嘶呃逆，烦躁筋转，险象叠生。群医束手，危在俄顷，衣衾棺木齐备，咸谓生机绝望矣。当一息奄奄时，向家慈索饮甘蔗汁少许，服后心烦撩乱稍定，吐泻呃逆肢冷

如故，一昼夜再连饮数十碗，呕任其呕，服还自服，而呃逆吐泻心烦撩乱顿止，病势爽然若失。仆嗣后追思疗病之由，从阳明温病后，胃液煎涸，重犯吐泻，胃之津液能有几何？《本草》载甘蔗甘寒，助胃除热，润燥止渴，并治嘔恶。大凡霍乱症属热者，一经吐泻，胃液不存，肝木风翔则激浪上涌，所以呕吐不止，抽筋不休。而蔗汁既能清热润燥，味甘更可安胃，并能缓肝，而是病之得愈者，其理在是矣。若患湿霍乱症，中焦痞满者，饮之反致不可救。附志于此，以资同人研究。先生花甲后，患少腹终日饱胀，不可忍耐，溲痛不爽，当时以为肾气不足，肝木失疏。一日忽溲血鲜紫，不一日夜数便壶，一月已来不止，甚至有血块溺出，砰然有声，大如银元而腹胀渐消，饮食倍增。先生悟为气虚湿火久蕴使然，非真溺血也。不

然溺血如此之多，元神必困疲矣，何以康健如恒？自制六味地黄丸，加人参、牛膝、黄柏，服之而愈。

驳岸上某姓女患霍乱，吐泻无度，脉沉苔腻，遍体如冰，气息奄奄。其母最信女巫，巫云用向东杨柳枝煎汤薰洗，因用沸汤遍体揩洗。终日不休。汤热揩者，手皮破烂，而病人不觉其热。先生用半硫丸及附、桂、干姜大热之药，三剂汗出而愈。

陈季度年甫弱冠在学校，暑假回里，忽下颏动摇不止。适先生诊杨氏子，因邀诊曰：此阳明经之风火使然。用石膏、知母、僵蚕、钩

钩、菊花、丝瓜络等清胃之品，外用乌梅擦牙，两日而愈。

杨君之义子三岁，寄育于外，因病来城，寓崔官牌下程姓家。请先生诊视，壮热不扬，面色青滞，涕泪俱无，此系暑热内伏，多饮乳汁，蒸变为痰，痰

阻清窍，肺气不宣。用杏仁、大贝、桔梗、胆星、月石、炒麦芽等，一剂面色青滞退，两剂哭而有泪，转为间疟，汗出而愈。

北门外陈合茂行主年五十余，有烟霞癖，素有痰喘之证，忽起寒热不扬，不进饮食者累月，咳嗽痰多，形神消瘦，脉沉细，苔浊腻。龚医用达邪化湿之品，不效反至汗出如雨，呃逆不止，神迷谵语。先生以为气阴皆伤，中阳不足。同张君砚芬，用老山人参一钱、生姜一钱、西洋参、天生术、牡蛎、五味子、半夏、茯苓、伽楠香、再生稻叶等，一剂汗止，再剂苔化能食。煮烂焦锅巴，调理旬日而愈。又羊毛行陈某亦有烟癖，神情迷糊，谵语气逆喘急，循衣摸床。

先生诊其脉沉细，舌苔浊腻，用人参、附子、干姜、半夏温补之法。适王医至，见方用人参，扬言不可服，诊脉后在楼下相遇，不置可否而去。病家信，服一剂而神情清爽，诸象均退。

西门凌君企周有烟癖，四旬未便，而饮食如故。彼自服燕医生泻丸，始三粒继服六粒，后一日服至二十丸，竟不得便。延先生诊视曰：此肠胃干枯燥结极矣。用五仁汤，大黄六七钱、元明粉二钱，仍不效。再用泻叶三钱煎汤，以磨生大黄钱半，一日服三次，服后腹中攻撑，先下燥栗粪，又下干结硬粪无数。先生曰：此非一日所能尽也，须三五日方能下清。前方加减，连服三日，约有桶许，然后用参术等调治，其便如常。

师母张夫人素来阴虚，每交冬令，喜用脚炉，春时易生温病，一日遍体奇痒，渐发无数之块，大者如盘，小者如碗不等，肿而微红，攻于头面则目红，攻于胸肺则气逆神糊，搔痒不止，几欲挖去其肉，日夜不寐，呼号三日，困苦莫可言状。他医惊而却走，先生以为非风疹，乃疙瘩瘟也。热毒蕴于营分，外发肌肤，防其毒陷心包则大险。重用犀角、鲜大青、鲜生地、银花、连翘、黑山栀、丹皮、牛蒡子、人中黄、绿豆、茅根等，服三四剂而块渐小渐减，痒亦渐止，调理六七剂而愈。

东大街某君年十八岁，其母寡孀，只此一子，病暑邪寒热起伏，已历三候，而热仍不解，骨瘦支离。延先生诊视，脉细数，苔薄腻，曰：此邪湿未清也。用薄荷、牛蒡、佩兰、郁金、藿梗、滑石、猪苓、佛手、荷叶等，至二十七日始透白疹，细粒密布，色如枯骨。古人谓气液已竭，先生以为久病初透而未足也。再宗前法，加茅根、芦根、蝉衣服之，遍体透足，粒粒晶珠，热势渐退，二三日而能食

稀粥矣。

寿州孙夫人年近六十，忽身热胸闷不畅，延先生诊视，用辛凉泄肺之药。翌日胸前发出红点而圆，先生以为营分之热，温毒发痘也。用生地、紫草茸、

连翘、黑栀、丹皮、茅根，胸背前后又透约有数百粒，渐起浆汁。仍用犀角、人中黄、银花、丹皮一派清营之品，收浆结疤而熟势退，再服解毒数剂而愈。据云此痘安徽时有之。寺后门大头金官之子咳嗽壮热，胸闷烦躁，三日后头面及体遍发痧点，内含稀浆。先生曰：此温热挟湿，故含水气也，并非水痘。重用辛凉透泄，继用解毒之药而愈。

刘姓子年十余岁，伏邪秋发，寒热起伏，始一二日汗多，以后肌肤干枯不润，形神瘦弱，至第八日，延先生诊之，舌薄苔白，脉象细

数。曰：此童本元不足且不见汗，第九日必透白痞，即透亦迟，非二三日不能透足。用薄荷、牛蒡、连翘、黑栀、豆豉、杏仁、猪苓、泽泻、茅根、枇杷叶、竹茹、佛手、荷叶，轻清宣泄之法，服后胸前稀透白痞，再加蝉衣、桔梗、郁金等，背足亦透，三日而伏热退矣。

雪轩某牙科之女，病顿咳已四月，不咳则已，咳则百余声不止，气不接续，骨瘦如柴。先生用麻杏石甘汤两剂而愈。年余又病寒热，咳嗽，痧点隐约不透。先生偕门人丁士镛同去诊视，脉象闷郁，舌苔光红，壮热口糜，神情模糊。曰：此邪热炽盛，故痧点不能透达也。时医仅知透发，但余须用犀角、紫草清凉一派，此药非君家不开，防时医之訾议也。其家信服之，大便得解，痧点外达。再剂点齐，三服而愈。观此则吾邑过玉书所著治痧书专用温透者，未可一概论也。

迎迓亭某茶肆主苏人也，其妻怀妊八月患伏邪，烦躁不安，神情倦怠，面色青晦，两脉沉伏，舌苔焦黑，腹中不动者半月矣。无力延医，先生诊之曰：此邪热内燔，胎元恐已不保。若顾其胎，命在旦夕。用寒凉香开之剂，服之胎下，已半体溃烂。后用去瘀等剂，化险为夷。

先生邻家女仆阿梅，手腕作痛，不能举物，先生细视其腕，见脉门有红丝一条长二三寸，蜿蜒游行半臂，此红丝疔也。若过肩胛不

可治矣。用旧头绳系止，以银针刺红丝两端，挤出紫血。内服黄连解毒汤而愈。又一妇生手指疔，曾闻业师马征君云：疔初起背上有红点，如蚁螫状，其数均奇，非五即七，须银针刺破挑断其中之丝，则疔可以不成。若过三五日，其毒走散，红点隐去，疔必成矣。余依法寻得，刺之果未成。周源按：此法已刊入《周氏集验方》中甚详。

西门外棉花巷雷静安，右牙龈上发一粒子，不红而肿，牙关稍觉不利。诸医皆谓牙痛也。温君明远嘱偕至业师马培之徵君处视之，业师曰：前医皆不识此证耳。此名牙岩，药不可为矣。两月后牙关紧闭，不能饮食，必致饿毙。后果然。

马徵君孙女患气喉头项肿大，徵君命用日者弹敝旧弦一条，长如颈项大小

。使异姓六人绾六结，连本人一结，名七姓弦，套入颈中，时时移之上下，若气喉稍小，其结亦逐渐收小，一年而愈，奇方也。其理殊难索解。又方，用钱钱草煎服亦效。

马征君为沈子达诊治，年四十余纳妾少艾，患痿症，服药外，令以桑叶去叶背筋络，浓煎，时时服之，半载而愈。

先生门人丁士镛之戚，病口歪偏右，就诊先生之师马徵君，用蓖麻子四十九粒，麝香三分，共捣成饼，夏布包好，放入左手掌心，以好酒一杯炖热，将杯底罩于药上，令手伸直，不一时即口歪牵正，欣喜而归。

大市桥林姓有烟霞癖，先寒热，继则腹痛，下痢红白，昼夜百余次，饮食不能下咽，气息奄奄。当时医士有汪党之称，茶集于崇安寺，议论此证，或主香连丸，或欲用驻车丸，或四磨饮。先生闻之，窃笑其误。明日来请诊视，脉细舌干黄，曰，此久痢气阴两伤，时时登圜而无便者，此虚坐努责，非益气养阴不可。用人参、白芍、丹皮、细生地等味服之，病大转机，前方扩充，数剂而愈。

木邑王燕庭医士之母，年已古稀外，一日腹痛下痢无度，神情倦怠，其孙文夔延先生诊视，脉细数，舌苔根浊而措，先生曰：此痢不可与寻常症同治，大年正元早亏，食物不消，兼有积滞，用人参须、枳实壳、花槟、神曲等，先生曰：此方非在尊府不开，痢疾忌补，补而且攻，未免招物议。诃服后大便通利，腹痛亦止。竟两剂而愈。

毛梓桥下邹姓妇，怀妊六月，七月中旬腹痛，下红两次极多。延陈君诊治不效。先生诊其脉并不离经，舌苔白腻，用人参、白术、荷叶、蒂桑、寄生、白芍、苏梗、陈皮、砂仁、黄芪等安胎之品，血止而腰酸气滞，大便下血块，日二三次，红紫不一。先生曰：此肠胃有湿热也，虽与胎漏有别，于怀妊属不宜。用槐花炭、黄连、黄柏、子芩、木香、苏梗分化湿热调气之品，便红减而未止，再用槐花炭、地榆炭、子芩、野苦根、鲜藕节、荷蒂、苏梗、砂仁、陈皮、

桑寄生、佛手等而愈。

东门内表善坊巷殷君一清，苏州桃坞中学毕业生也。任职上海工部局事，少腹作痛，间及两胁胸背，得食则呕，甚至不能直立，卧则气上冲，痛楚莫可言状，缠绵半载，形神瘦弱，面色青灰。江阴朱君用疏肝理气，一派香燥之药，服三十余剂毫不见效。又延他医，以为虚劳损证也，似见小效。一日来就诊，脉沉细，舌苔薄白，按腹板硬，已七日不便，得病以来便常艰少。先生曰：元气虽虚，定有干结燥粪也。非攻下不可，但恐正元不支耳。多服香燥之药，肝阴受伤，腑实不通，则其气上泛为逆，故呕恶。肝主筋，本脏既燥，则血

不营筋。拟先通腑，取通则不痛之义。用人参须七分、生大黄三钱、元明粉一钱、枳实二钱、制香附三钱、橘络二钱、制半夏三钱、川雅连四分，同淡吴萸三分炒、竹茹二钱、佛手二钱，复诊大便未解，少腹仍痛，再拟攻下，生大黄三钱、元明粉一钱、元参三钱、带皮槟三钱、瓜蒌皮三钱、木香七分、秦艽钱半、沉香五分，服后大便下燥结硬粪尺许，坚如铁，粗如小臂，下时稍觉神疲，腹痛随止，少腹仍板，时吐酸水，肝胃不和也。再用和胃佐以润肠，藿香梗三钱、法半夏三钱、淡吴萸四分、黄连二分同炒、枳壳二钱、带皮槟三钱、省头草三钱、细青皮二钱、香附二钱、橘白络各钱半、

沉香五分，磨冲，另先服清导丸三粒(系西药)，服后又下燥屎如前，按腹略软，惟呕逆，肝气横撑经络，稍有微痛，中脘不运，仿半夏茯苓汤加减，制半夏五钱、茯苓五钱、枳壳二钱、橘络二钱炒，天生术二钱、沉香屑五分、炒谷芽三钱、左金丸一钱、另醋炒高良姜七分酒炒，制香附钱半，煎服又下燥结与溏润之粪不知凡计，宿积从此清矣。呕逆亦止，只以肝木克土，脾胃受伤，当以培土抑木。天生术三钱、山药三钱、扁豆衣三钱、白芍五钱、萸肉钱半、炙乌梅五分、橘白络各一钱、制半夏三钱、茯苓四钱、檀香、炒谷芽三钱、白残花一钱，胃气大醒，每餐能食碗许，但右肋稍觉微痛耳。再从效法扩充，野于术三钱、怀山药三钱、扁豆衣三钱、白芍五钱、橘络一钱、川断三钱、郁金二钱、萸肉钱半、归身钱半、甜杏仁二钱、甘杞子二钱、生谷芽三钱，饮食加增，惟右肋下稍觉作酸，背旁痛处大如掌，此系有留饮也。当以蠲饮兼调脾胃，茯苓五钱、陈皮一钱、橘络一钱、远志二钱、法半夏二钱、扁豆衣三钱、泽泻三钱、桑枝三钱、神曲三钱、秦艽钱半、炒谷芽三钱、荷叶边一转，嗣后诸恙日退，调理而瘳。

西乡大孙巷孙妇年二十余，忽身热四肢作痛，日夜叫号。其叔祖友亮延先生治之，脉数而弦，此痛风也。暴痛属火，火性急故痛甚也。用鲜生地四两、与丹皮、络石藤、秦艽、丝瓜络等，一服而痛止。

南门外某姓肉店主，病尸厥七日，僵卧于床，口噤目瞪神呆。医用香开，又服制雄丹不效，均云疾不可为也。陈君子彦私淑先生有年矣，问法于先生，为拟一方，用牛黄、珠粉、牙皂、雄精、菖蒲等品，一剂神清能言，再剂而愈。自是陈君声誉遍传南地矣。

张雪梅小孙女，上下牙龈碎烂，此名牙疳，阳明之热走入牙床之络，当以大剂治之。磨犀角三分、生石膏一两五钱、生大黄三钱，丹皮三钱、知母三钱、丝瓜络三钱、人中黄一钱、鲜竹叶三十斤、芦根二两、升麻三分、绿豆三钱、鲜生地一两、荷叶一角，另赠以赤霜散加冰片、西黄，搽牙，服药后泄泻二次，腐肉去已见新肉。仍用清解之法，前方加川连、忍冬藤、黑山栀，去鲜地

、升麻、竹叶、生军易熟军，外搽缘枣丹加冰片而愈。

乾德里二十号陈姓妇，分娩横生，小儿不能转身，稳婆鹵割而下，已经二十余日，忽头痛如劈，日夜呼号，甚至发痉。先生诊之，两脉弦数，舌苔白腻，胸闷不畅，曰：此去血过多，风火上升，适值盛夏，又感暑热，恐其痛厥之变。用石决明、白芍、菊花、钩钩、藿梗、佩兰、蔻仁、佛手、荷叶、菖蒲诸味，一剂而痛大定，惟少有胸闷，再用芳香宣气化湿而愈。

西门外仓浜夏姓妇，久患目疾，黑珠溃烂，不能视物，将有伤明之势。先生开服羚羊、犀角、濂珠、元参、川连、鲜生地、谷精草等，外用真熊胆三分，清水化烱点眼，旬日而愈。伍麟趾妇，产后病咳嗽，身软无力，医用肃肺去瘀等药，月余不效。先生诊之，脉细苔浊，按少腹膨胀而急。曰：此湿热成臌。用疏通分化之法，略见小效。仍觉腹痛，再用黑丑、沉香、木香、檫香皮、乌药、蔻仁等，四剂腹软而不得便，又用川朴、大黄畅下燥粪，少腹大软。逾数日因暑热内蕴，变为红痢。仍用大黄、黄芩、炙五谷虫、木香、银花炭等，两剂而痢止矣。此病变幻莫测，若专凭脉象，恐不足恃也。

惟中书馆笔店杨某之母年八十，气血已亏，神倦目闭，脉数有力，舌质薄白，自觉心脏罅裂，气机下陷而不上升，大便不解，下唇起一小泡，手背作胀，服冰瓜而渴不解。先生曰：此心经有火，肠胃有实热也。用川连五分、生石膏七钱、连翘四钱、生山栀三钱、淡芩钱半、盐半夏二钱、辰滑石五钱、鲜荷叶一角、金银花露二两、鲜佛手钱半、全瓜蒌四锚、光杏仁二钱，此证先生与源同往，见其外状并无热象，亦不烦躁，惟下唇起泡，渴喜饮冷，故毅然而处此方，一剂竟霍然。

盛巷某在上海汽车行为伙，六月初忽起寒热，两日热退，顿时足软不能开步，足肚不红而胀，手指麻木不能直伸，回锡调治。先生用分利湿热之药略效，继用鸡鸣散加减，足肚作胀已减，自能行走，惟少力耳。又来诊治，舌红转为白腻，用温经通络之法，如桂枝、厚朴、桑枝、川断、金毛狗、脊木瓜、薏仁、松节、牛膝等，服后苔化，手指能伸，而大拇指仍然不用。先生曰：此阳明有热也。去桂、朴，加石膏，数剂后大指伸足力充，观此以见先生用药之活泼。

西村里谈正生出外小溺，返家骤然跌仆，两目斜视，神识不清，左手足不能行动，遗溺头痛，面油舌短，脉伏苔腻。先生诊之曰：此类中而兼伏热也。用至宝丹一粒，以竹沥六两调服，至天明神识较清，再用平肝熄风化痰，两目已不斜视，神情更觉清楚，脉有起色，舌苔灰黑而润，惟舌缩如故，再以芳香化湿消痰之剂，大转机，能食稀粥，惟左手足一时不能自如耳。

金小云校书素有烟癖，忽胸闷难过，面如油润，且兼青灰色，两足趾痛极

，呼号，胸膈、亦然。先生曰：此湿遏伏热，下走经络也。用宣泄肺气，芳香化湿，两剂而油减，痛渐定，胸闷如故。用玉枢丹、石菖蒲研末服，佐以芳香等药，舌苔大化而转红色。先生曰：此湿化透热于外也。再用清泄之法而愈。

西乡某姓病湿温，神情迷糊，舌苔霉黑，脉伏，面色青滞，先生诊之，知为痰浊遏伏热邪。处方中有肥皂子三钱，值药肆无此物，与以牙皂，捣碎煎服，服后涕泪淋漓而神识遂清，舌苔亦化，病寻愈。此因误而得效，亦云巧矣。

老宝华照相店张竹君劳力之后，有人摄影，正在布置，自觉气机不舒，陡起呃逆，日夜连声不止已数日矣。身体疲软，来乞诊，先生

曰：此痰热阻滞，气机不宣。为制刀豆、柿蒂等古法，随取白痧散与嗅，取嚏数十声，药方书毕而呃止矣。

市公所孙君，久与先生相知，盛暑过先生寓所，先生谓曰：曷不备白痧散两瓶以防不测，不独取嚏，且能化痰。旬日后，孙君夫人疾，势极垂危，不省人事，牙关紧闭气息奄奄，已为料理后事。忽忆及先生言，试取白痧散一瓶，撬齿灌之，顿吐痰数碗，稍觉苏省。延先生诊治，半月吐顽痰无数，调治而愈。

先生之媳钱世嫂怀妊五月，病暑邪，壮热烦躁，扬手掷足，神识昏糊，目定直视，热时身如炭炙，赤身卧地者累日。不热则身冷如冰，

面色青灰，人中掀起，舌苔黄揩而腻，腹中作痛，号呼不已。请诸道长诊视，均不敢立方。先生嘱极热时用井底泥贴其胸腹，泥为热沸，先服西瓜与薄荷绞汁数碗，继服川连、佩兰叶、黑山栀、连翘、子芩、郁金、菖蒲、鲜荷叶蒂、薄荷及牛黄清心丸，前后共透红白痞九次，枯皮满榻，西瓜汁共服二十余个，热势稍衰，尚难把握。先生子亦苏世兄私与服枳实槟榔丸三钱，恐病不起，而胎在腹中也。从此妊未足七月而呱呱堕地，产后又变为五色痢，日夜无度，七日不减。先生以为生机绝望矣。与服桃仁承气略见小效，并以鸦片灰泡汤服之，而痢渐稀，调理月余始安。

先生之孙因母病在腹不长，十指刚及分科，藐小殊甚，以棉茧纸搓软代尿布，每日按钟点用小竹管吸乳汁滴口中，一月后稍能吮乳，但两目不开，至明年元旦张视，目光奕奕有神，数年中张师母培养周至，故身体颇为茁壮，颖悟过人，三岁能背诵明阳，继盛先贤“男儿欲上凌烟阁，第一功名不爱钱”之句。

西乡丁巷丁妇，早年孀居，膝下乏嗣，年近不惑，遍体发热，虽严寒之时，袒裼裸裎，喜贴冷处，他医投清凉药不效，已数年矣。先生以为心肝之郁火，方用羚羊角、珠粉研末，及元参、合欢皮、盐水炒远志、郁金等解郁之品，约服二十余剂，而完全不发热矣。

南门许海秋之媳从脐上至心下起一梗，粗如拇指，时时作痛。来诊适值酷暑，先生用附、桂、吴萸、干姜等味，不数剂而梗消。此系寒浊凝结所致，与古书所谓伏梁，寒热微有差别也。

老县前某妇，产前子痫，发痉欲死，两目直视，双手乱舞，舌出二寸，胎下不觉，势甚危殆。先生用童便一味，服三日而定，调理乃痊。

恒善堂祝某之室，畏多男，用药料堕胎，产后大寒战栗，卧床振动，难过异常，寒后发厥，汗出如雨，脉伏日定，危在顷刻。请先生诊治，谓曰：此气血交乱，阴阳错杂，寒之不可，温之不能，用药棘手。拟重用交加散加味，一剂而愈。

先生前在三里桥施诊局，来一江阴人，手提光粉一袋，时时取食，云不食则不安。诸医满座均莫识其证，先生曰：此虫证也，名曰石蛔，非使君等所能杀之。用雄精等而愈。

钱子才之女年十七岁，身躯矮小，一日呕出赤虫(虫类九种之一)，俨如精肉，长半寸许，其形如蝉，有目色黑，跳跃桌上。先生曰：此虫生于脾胃之间，由中脘气虚，饮食失宜湿热所生。丹溪有半月向上下之论，古法不外甘以诱之，苦以伏之，酸以软之，攻以逐之。就脉而论，细弱，便溏苔黄，过热非宜，姑标本同治。川连、吴萸、乌梅、川黄柏、白术、黄芪、甘草、芫荇、榧子、生矾、安胃丸，后再健脾胃兼杀虫之药而安。

东河头巷许奇孙之弟，年幼时患腹痛，面色萎黄，后患时疟，按之腹硬。先生初以为有积滞也，用枳实、槟榔、生大黄等，服后便下一物，状似小燕窝，螺纹盘旋，虫藏其中，大者长一二寸，小者寸许，约有数百条，从此痛止。始知是蛔结痛也。再用雷丸、芫荇、雄精、黄连、黄柏等药，数剂而愈。

陈妇寄居寺后门王姓宅后，年六十余，遍体肌肉生虱，不觉痛痒，每日席上不知凡计。先生诊之曰：此系湿热酿成，又年高气弱，正

气不能化湿，湿蕴生虱。况脉细苔腻，非易治也。用人参须、薏仁、百部、雷丸、茅术等品，外用苦参、百部、黄柏、稀莖浓煎洗浴，其虱乃减。

某姓妇素有外痔，一日病暑热起伏，先生将伏邪治愈后，而痔发更甚，痛如刀割，卧床不起。视其痔大如茄，色灰黑，势将翻花，昼夜呼号，其家人欲舁入医院剖割而不果。先生开黄柏、龙胆草、淡芩、槐花、升麻苦寒之品，服数剂见效。再加制军、犀角、苦参、火麻仁、郁李仁，又服数剂，外用熊胆、冰片、蚌水、猪胆汁、西黄调敷，肿胀消而痛止。后用补中益气法，十余剂而收缩如常矣。至今数年未发。

东河头巷曹君年已花甲，气体丰腴，据云小便龟头翻花，小溲艰难，或云肾岩，或云徽疮，数年不效。后至医院将玉茎齐根割去，愈后回家，一二日左

腿横痃大发，蔓延肿胀，且多脂水，肾囊下突生一梗，长约寸许，粗如小指头尖而微红。延先生诊视，曰：此刀割之后，湿毒未清，攻入海底之上，一时恐难消散。重用黄柏、泽泻，及赤猪苓、龙胆草、生薏仁、丹皮、淡芩、银花、甘草等，诂料二三剂后，其梗全消，横痃亦愈。

西门老县前谢姓妇年二十余，生女后久不育，每交媾阴户流血如注，含羞就诊。先生曰：此非气不固血，系君相之火过动，故肝不藏血也。拟濂珠、黄柏、黄连、白芍、乌梅、玄参、连翘、黑梔等，服之安然无恙。

荣姓妇阴户奇痒不堪，其夫述此求计于先生。先生用雄精、熊胆、明矾、川连等，研末成条，插入阴户，不逾时而痒止。此肝经湿热

生虫，故苦燥杀虫之品立见奇效。闻先生之师马徵君亦用此方，已愈多人。

河埭口蒋姓遍发疮毒，体无完肤形神消瘦。先生偕门人邹致和同往，致和幼读医书，并在他处学习内外科五六年。始入房见其形状，惊而却走。先生用枯矾末数两，麻油调敷遍体，两星期而愈。继有黄泥桥薛姓子病遗精，北门王医用固涩补药十余剂，不独精不能固，遍体肿胀发疮，浓水淋漓，两手不能据箸，舌苔光绛。先生曰：此湿火灼阴也。用鲜首乌、黄柏、黄连、黄芩、丹皮等，外治同前法，浓疮即愈，遗精亦止。后见其人气体甚丰腴也。

光绪庚子秋，先生与凌君伯升明经赴沪，寓大东输船局，一日晚鲍君朗州以包车迎先生至棋盘街妓疗诊病，有妓头痛如劈，顷刻无停，呼号万状，甚至晕眩倾仆，诸医用平肝熄风不效。先生诊其脉洪舌绛，曰：此非肝阳，是毒火上炎也。下部阴处必碎烂无疑。始则隐讳，继以实情相告。因嘱其女佣以骨簪卷棉花拭去其腐，用西黄、熊胆、珠粉、猪胆汁调糊，少加冰片，灌入眼方，用犀角、鲜生地、银花、龙胆草、黄柏、生粉草、仙遗粮大剂，一帖而头眩止，再帖而头痛若失矣。又有一妓云肛门作痛，自觉发碎。诊之见肛门两边白腐如大拇指。先生曰：此泻毒未尽，留毒于肛旁，是名蝴蝶梅也。用大黄、犀角、川黄连、黄柏等服之，外掺银青散，数日而愈。

北栅口许某之孙年十四，面色黄瘦，小溲时带白腻，时常鼻塞似伤风状。他医诊之，服发散药。先生细审其鼻孔内，左有息肉甚大，

右孔较小。先生曰：此见正元素亏，气虚湿热下注，是为膏淋。况风热上蒸于肺，鼻为肺窍，故息肉生焉。但息肉本可用冰蛭散点之，因许君子已早亡，只此一孙，未便用猛烈品，以老式冰片一味，研末点之，方用辛夷、白术、川草薢、海金沙、黄柏、泽泻、桑白皮、黑山梔、桔梗等，逾数日又来诊视，左鼻息肉已缩小，呼吸

顺利矣。录此后，先生谕源曰：临证宜细心详察，不可草率从事。此病本

非奇异，惜皆未得要领，慎之。

水警厅第一队长合肥刘姓媳年十七岁，容貌雅秀，躯干不长，自结婚后，日渐瘦削，寒热咳嗽，饮食稀少，言语音低，经事不利，已五月矣。他医用肃肺之药不效。先生以为破瓜太早，有伤正元，此虚咳也。用黄芪、党参、归身、首乌、桂枝、白芍、鸡血藤、续断、甜杏仁，气血并补等品，出入两服而寒热退，咳嗽减，形容亦转丰腴。覆方加细生地、丹参、藏红花、月季花、阿胶、蜜炙马兜铃等，以通其月事。

西门张巷张仲若长媳怀妊六月，夏日多啖西瓜，至九月重九前寒热交作，未得畅汗，湿遏热郁，已服开泄芳香表散等剂并不见退，反谵语风动，痊厥胸闷，循衣摸床。两旬后延先生诊治，脉左弦数右尺不应，舌苔揩黑润，面带青灰语蹇而不能抵齿，神情时迷，呼之目微张，顷又似睡，面色胱白淡黄稍有齿垢，先生曰：此邪热遏伏，痰浊蒙闭，内陷之象也。幸脉不沉细，有娠用药，殊形棘手，若因碍胎而不用，恐难保其生命。方用皂荚子，制胆星、省头草、竹黄、川贝母、煅石决明、钩钩、郁金、藿梗、苏梗、荷蒂，另制胆星、石菖蒲、礞石、伽楠香，研末，服后下转矢气，胸膈顿宽，神情清楚，不似前日之似睡。苔亦稍化，略能分瞩家务。明日加茅术、川朴、生熟薏米、鲜佩兰，而舌苔更化，惟仍潮而浮黑，更觉蔓延。先生以为湿松热欲外达，仍为湿遏之象也。再加重制茅术，佐以芳香泄化渗湿等品，渠翁亦知医，调理而愈。

西门申新纱厂工人妇，素有肝气，烦躁呕恶，南门王君以为气膈症，延先生诊之，先生曰：此非膈症，是伏邪晚发，胃火冲逆而上。用

姜炒川连及豆卷、藿梗、黑山栀、连翘、枳实、竹茹、芦根，呕逆减而寒热起伏烦躁，脉象细郁，脘腹板硬。先生以为积阻气滞，用生大黄、元明粉、花槟等，便黑色宿粪，呕止热轻。略用达邪，得微汗而退。

江阴巷陶氏妇病湿温，始延龚医，用茅术、川朴燥药艮二十四剂不效，神情委顿，气息奄奄。先生诊之，舌苔厚白而干，曰：此胃阴伤也，阴伤则苔无以化。方中用鲜石斛一两，大养其阴，苔顿化，病转机能，食稀粥，调理而愈。

米业某有嗜好，病暑湿。龚医诊之，屡燥无效，乃延先生诊，见其形瘦骨立，面色毗白无华，此系中阳已衰，故舌苔浊腻不化也。用干姜等温剂，舌苔渐化，效验神速。

周师季梅长孙病后狂食，神色自若。某医谓是佳兆，与食可也。西医亦云无妨。先生诊其脉沉细欲绝，谓为除中，决其不起。后果然。

其母因痛子情切，时时抑郁，于甲子五月身热胸闷，两耳发尖遍体肌肤皆痛，请先生诊视，曰：此气郁化火生风也，并有伏热挟湿挟积。用开郁化湿之品，藿香、佩兰、枳实、槟榔、玉枢、丹石、菖蒲等，一剂而气机畅达，二剂

热退积下，再诊诸恙均退，而遍体肉（目闰）。先生曰：古书论肉（目闰）血虚者多，此非也，乃气火流行于肌肤之间耳。仍用解郁清热而愈。

太湖滨乡某年疫疠盛行，请先生诊视，家族邻里以为最危险者，先生药之立愈。有少年病最轻，群以为无虑者，先生一见即断不治。

盖见悬晒病者之衣及病人口鼻眼角均有蝇蚋纷集，挥之不去，脏腑先败之征兆，药不可为矣。后果不起。

相国之裔嵇某，蜷卧舌干唇焦，发热不语，脉细欲绝，医用寒凉不应。先生以其踣卧知寒格于外，以附桂等进，至夜半病者暴躁，跃床而起。明晨遂改用白虎汤，病良已后，询知友人，病者私吸阿芙蓉膏，值瘾发，故踣卧云。

书院弄摇车湾童姓妇与夫口角，服火柴头两匣，已服西药呕吐不效。适其夫至先生家，先生藏有金汁一小瓶，嘱其回家灌服，胸中暴躁烦灼顿除，再服绿豆、银花、犀角解毒之品，应手取效。又有洛社某妇服火柴头，先生亦用犀角、人中黄、银花、甘草、绿豆等大剂，肌肤发出红点累累，前方加大黄、丹皮、大青、川连等而愈。

南门外窦仲卿年三十余，甲子秋行房，之明日食面一碗，陡然腹痛脐极收引，汗出如雨，误以为痧也。延针科刺之，屡针无效，三日痛仍如故，汗亦不止。用炒热麸皮熨之，仍不见松，且便泄如蟹沫，诊其脉沉细，舌苔白腻，先生决其为寒也，阳气不足，中下焦阴寒凝结不散。方用醋炒高良姜、酒炒制香附、制附子、煨木香、神曲、郁金、吴萸、炒白芍、法半夏、沉香、老桂木，外用白胡椒、肉桂、麝香少许，研末贴脐，嘱其勿用鸩鸩伤害生命，一剂已。

西门内太平巷某媪年七十三，每值夜半子时，气逆喘促，起坐至天明其气稍平，汗出不止，微咳稍有痰，不得吐。诊脉细软，舌上少苔，其孙问先生曰：此何故耶？曰，子时者阴静阳动之时，高年阴分已亏，阴不敛阳，故气促汗出。仿高鼓峰用六味地黄丸一两五钱，坎气、青铅、小麦、白芍、牡蛎等，同煎服数剂而安。光复门外王文魁年四十余，面色觥白浮肿，少腹坚硬，气逆喘急，彻夜不寐，咳嗽痰多，两脉沉细，舌质淡白。始用旋覆、代赭、坎气及冬瓜皮、鸡金散等，而喘急如故。先生曰：此系肾阳不足，气不摄纳，脾不温运故也。因用细辛四分、制附子五分、炒枣仁三钱、带皮苓五钱、炒苏子二钱、老桂木四分、青铅一两、制半夏三钱、甜杏仁连皮三钱、枇杷叶去毛三

片、沉香三分，服后气喘大平，夜得安卧，面肿亦退，舌质转红，右脉似觉有力，惟咳嗽未止。前方去枣仁、枇杷叶、沉香，加巴戟肉三钱、姜皮七分、坎气一条，三剂喘平肿退。

西门外陈打鼓弄口嘉太米行高君，甲子七月吐泻交作，转筋不止，名曰霍

乱。此系清浊不分，挥霍撩乱也。两日后吐泻虽止，不寒独热，胸痞烦躁，频频哕恶，呃忒音底，阳缩溲少而酸臭，神识时清时迷，脉来至数糊小，舌苔中心干黄，两边微润，四肢厥冷，过节汗出如雨，风动抽搐，清阳之气窒痹，暑热浊痰交滞于中，种种叠见，无非险象。兹拟熄风化痰，升清降浊之法，用磨羚羊角五分、石决明二两、川贝母三钱、晚蚕沙荷叶包五钱、藿梗三钱、宣木瓜七钱、柿蒂七个、刀豆子三钱、郁金三钱、枇杷叶去毛五斤、另雄精二分、血珀三分、猪牙皂五厘、制胆星三分、石菖蒲三分，研末，用荷花露二两温热调服。再诊风定神清，呃止汗减，且能安眠，醒后胸闷烦躁如故，四肢虽属转温，有时发冷，午后稍觉倦迷，所吐稠痰如脓，况易动怒，一怒起呃，四肢稍搐，片时即定，脉象右手弦数，左手觉软，舌苔糙黄，体虽丰腴，实则外强中虚，浊痰弥漫三焦，清气不能流利，暑热引动肝火也。病情尚险，风动神糊犹恐不免。再拟熄风化痰，清泄暑热，磨羚羊角四分、至宝丹一粒，二味同荷花露先调服。川雅连、吴萸汤炒一钱、川贝母三钱、天竹黄三钱、柿蒂十个、郁金三钱、竹茹四钱、珍珠母二酣、枳实二钱、海浮石一两、瓜蒌皮五钱、九节菖蒲七分、枇杷叶去毛五斤、西瓜翠衣一两，竹沥二两冲，另煎羊羚羊角七分，煎一炷香，频频与服。因症急而羚羊角久煎出味，恐不及待，故先服，磨后服煎也。三诊病机已转佳象，脉象大起，舌苔亦化，惟胸脘尚闷，还是痰浊交蒸，清阳之气失于舒展，肺主一身之气，可以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，肺气热郁，膀胱气化不宣，小溲故不爽利，时欲起坐，胃不和则卧不安也，饮食宜慎。用黄芩黄连泻心汤，复以芳香化浊略参熄风法，川连盐水炒一钱、淡芩二钱、川贝母三钱、石决明二两、玄精石四钱、盐半夏二钱、竹茹三钱、辰滑石七钱、赤猪苓各三钱、竹叶卷心三十片、通草二钱、另犀角尖三分、西月石二分、雄精一分半、石菖蒲三分、郁金三分、血珀三分，研细，用竹沥一两、荷花露一两和匀，温热调服。病势日退，用芳香化浊调理而痊。

徐君渐吉先生侄倩也，甲子中秋后病寒热，骨节疼痛，头昏不止，始服疏散之药，继则壮热胸闷，时时太息，热甚昏糊如醉如痴，终日言语不休。先生曰：此因劳倦乏力，外感邪热，痰热扰乱，蒙闭清阳。方用枇杷叶、郁金、胆星、枳实、法半夏、海浮石、薄荷、秦艽、竹茹、陈皮、石菖蒲、黑山栀、连翘，另三石丸(即月石、矾石、礞石)一钱。服后至天明神情爽，寒热皆退，下午恣食鸡肉馄饨荤油等物，又见四肢微寒，咳嗽频吐黄痰，再用清肃肺金，清化痰热，如神曲、山楂以消鸡面之积而愈。

先生之孙孕七月即生，生后七日顿时不能饮乳，牙龈肿硬，俗谓生黄。延挑黄者刺之，仍如故。时邻人赵姓之仆来诊病，先生偶告之，仆曰：得毋七星黄乎？近喉上腭必有白点，至七粒者不治。若四五粒犹可救，须用银针挑破即愈

。邀其至家视上腭，果有白点五粒，用银针刺出恶血，顷刻间照常饮乳矣。世有初生小儿患此者，幸加之意焉。

老棚下茶肆小儿初生十日，两内股及褶衣缝小便红肿去皮，日夜啼哭，不能吮乳。先生曰：此胎火也，与微毒猢猻疳有别。但芽童不禁受此痛楚，殊为可虑。先生用大黄、川连、银花煎汤与服，另以外科解毒丹加西黄渗之末满一时，小儿安卧如常，且能吮乳，两日全愈。因其效速故录之。

尤童患鸡肫疳，膀胱湿热下注也。滑石、车前子、赤芍、猪苓、广皮、黄柏、川萆薢。书院弄蔡姓妇，未病之前言语稍觉不伦，继则寒热大作，神识昏糊，狂呼有大大蛇来，两手环转，日夜不休，有时大呼三老爷具呈伸冤，两目翳封，甚至裸体奔匿桶中。延医诊之，足加医头

与牛黄清心丸、至宝丹，口如龙喷，后请邓君诊视，以为痰火扰乱神明，大黄一两、元明粉五钱，数服无效，险象迭呈。或以为武痴也，不饮不食已五六日矣。其夫惶恐，欲备后事，时先生与蔡姓同居，适家人病，是时在五月，杪市上枇杷已少，先生命购一篓与食，而分半与蔡姓，蔡妇食之味甘美，屡次索食，其夫又觅得数篓，日夜与食，病转机，两目之翳亦退。谅系肝木太旺，枇杷属金，能润心肺，兼平肝木，故见效如是。十年后秋间又诊，始病伏邪寒热交作，舌苔浊腻质绛，有旬日矣。用芳香清暑之品，寒热减轻，其人饮食不慎，恣食各物，忽转为癫狂，两目失神，彻夜不寐，喃喃自言，有时谩骂，赤身裸体，不避亲疏。先生诊之曰：此痰火扰乱神明，心神不安也。用马宝一分、濂珠二分、辰砂三分、胆星三分、天竹黄三分、石菖蒲三分，研末，竹沥二两徐徐灌服，一剂神清，癫狂遂已

光复门外某妇患异疾，每夜恍惚似有人与之交，六年有余矣。四肢乏力，腹中作痛，形神萎靡，据云与夫同寝辄有人击其夫两臀，夫寤后隐隐觉痛，现青色倦怠，七日方已。先生诊之曰：此阳气不足，阴邪乘之，当发越阳气以制阴邪。用当归二钱、青蒿三钱、雷丸三钱、鬼箭羽三钱、木香七分、香附二钱、石菖蒲五分、防风汤炒黄芪三钱，纯阳正气丸钱半，先服。另朱砂三分、雄精二分，研末调服，外用雄

精研末涂阴处，并遍洒床帐，是夜又来，离床尺许不敢近，明日复来诊，用扶阳抑阴，遵大易之旨。人参须一钱、辰茯神五钱、青蒿二钱、雷丸三钱、酸枣仁三钱、辰砂拌灯心三尺、鬼箭羽三钱、龙齿四钱、朱砂安神丸三钱、另真獭肝一分、雄精二分、金箔一张，研末服。是夜与一妇人同来，劝解曰：与我银锭若干，则不来矣。病者见其从窗棂更换黑衣而去，从此遂绝。今已气体强壮矣。又乡间一妇亦患此疾，来时觉枕边呼呼有声，且有腥气，贴身冰冷。此系蛇精为祟，亦用前法而愈。

北乡四丫滨某姓，驾舟为业，其子八岁，病温邪咳嗽不扬，神识时糊时清，脉象闷郁，苔绛，延谢医诊治不效。一日其子忽高声曰：何不到城去请沈奉江先生，一剂可愈矣。父讶之曰：此先生不知在何处？子答曰：至崇安寺问讯是耳。吾乃西汉王也，尔家事可以历历言之。备述家事甚悉，合家毛发悚然，来寓请诊，且道其所以然。到乡则龚君锡春先生焉，遂拟辛凉宣泄，兼用至宝丹半粒，果一剂而愈。窃思此童素不相识，而此病未曾诊过，何由知先生之名，此理殊难索解。

西门陈午亭侧室病，先生诊之，脉细而郁，舌苔薄白，神情清楚，骤云余有泪流至颊，视之无也。忽云额上奇痒，忽云心中难过，顷刻不安。先生曰：此因夫亡忧思郁结，神志不宁，有鬼凭之也（即莫枚士《研经言》所云鬼魅之属）。用解郁镇心安神之品略效，不旬日闻人云自缢死矣。仅用腰带系壁间竹上作缢状，足未离地，带未束紧，眼不突舌不出，是月邻居缢死者有五人之多。观此则鬼神之道，不可不信，亦不可偏信也。

陈妇寄寓迎溪桥下，壬戌冬天初寒，大雪霏霏，檐际冰挂尺许，路少行人，陈妇至河边濯物，失足跌入河中，数十分钟载沉载浮，为行人所见，呼众援出，遍体皆是冰块，气息全无。用剪撕去衣服，以腹楞于笆斗底上，稍去积水，其邻居急来请先生。用干姜、附子、桂枝、吴茱萸大热之剂投之气，复稍回，明晨又去诊视，满口吐血。先生曰：此非服热药之故，系笆斗楞伤所致。仍用大热药频服，稍能米饮，气机条达，面有色泽矣。旬日后来寓诊视，咳嗽气促，先生曰：此受大寒之后，寒嗽病成矣，治之不易。用麻黄、附子、桂枝、细辛等，两剂而愈。年余迁居西门外，六月出收会款，黄昏时又至前堕河处溺死。从可知生死有定数，且有定处，非吾人所得知也。

凌学颀之夫人病肝胃气痛，先生治之而愈。案云：厥阴脉起大敦，络抵小腹下脘，为肝之部。十月为阳之尽，阴盛阳衰，厥气横逆，上侮胃土则呕恶，不喜饮食，脉象弦细，虚寒无疑，须交一阳来复方能霍然。兹本经旨，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，木静则土亦安。高良姜、制香附、制附子、青皮、陈皮、煨木香、谷芽、白芍、吴茱萸四分、同炒台乌药，另萆薢一分半、寇仁二分、诃桂三分、沉香二分，研末，饭丸。复诊：天寒阳伏，阴气当权，厥阴为阴中之至阴，缘以质本虚寒，遇冷即痛，况脾胃素多痰浊，肝木上侮土也。再用制香附、干姜、橘络、细青皮、煨木香、公丁香、香砂仁、半夏、乌药、炒莱菔子、小茴香，另公丁香、沉香、蔻仁、诃桂，研末饭丸。

西水关鸿源之母，舌尖不能转掉，言语不清，口干额上火冒，脉息左寸似无，两尺脉细而数。先生曰：此心气不足，津液不能上承，阴虚阳升，舌暗症也。用熟地、潼沙苑、益智仁（盐水炒）、阿胶、丹皮、女贞子、石斛、石菖蒲

、柏子仁、莲心、红枣。赵某咳血音嘶已久，木击金伤，肺痿已成，生气残矣。方用北沙参、竹茹、毛燕、冬瓜子、丹皮、枇杷叶、知母、杏仁、藕节、白芨。

钱少和世丈，子痈与疝气有别，实则异名同类。经云男子任脉为病，内结七疝。巢元方立癰（疔C贵）之名，（疔C贵），内裹脓血是也；癰者，小溲不通之谓也。左睾丸属肝，脉象弦急，气逆口干，高年恐其痛厥，现在小溲三日不利，肾子胀痛，外皮红肿，湿热下注也。姑先通调水道，水道不通，湿热愈形阻滞矣。赤芍、车前子、滑石、石决明、黄柏、龙胆草、甘草梢、竹茹、川楝、橘核、通草、薏仁、革薜。

蒋，右肺主气，脾主运，肝主疏泄，客冬感受寒邪，以致咳嗽，今已久嗽伤阴矣，金伤不能制木，两胁撑痛，疏泄不利则大便艰结，木乘土位则脾阳不振，湿痰所由生也。若用养阴以肃肺，恐碍脾胃，用温燥以平木又恐劫阴，愚见先行培土生金，金胜则木能制矣。淮山药、北沙参、当归身、橘络、茯苓、光杏仁、神曲、谷芽、白薏仁、莢肉、香附。

徐右(甲子七月十七日)，产后脉络空虚，血虚木旺，气火窜入筋络隧道，痛无定处，两胁乃肝络地位，其本位最易先入，至两足屈伸作响，血不营筋故也。某医泥于产后宜温，用桂、木等品，殊不知桂能枯木，产后阴血素亏，肝阳妄动，化火生风，上升则头眩耳痛，犯胃作恶，入于阳明之络，则牙龈红肿，咽喉蒂丁作胀，夜少安卧，无非水不济火也。兹拟平肝火熄风，热化痰浊。生石决明二两(打先煎)、滁甘菊各二钱、法半夏三钱、连翘四钱、丹皮三钱、制僵蚕四钱、蝉衣钱半、辰茯苓五钱、元参三钱、生竹茹三分、辰灯心三尺、橘络钱半。覆诊：昨投平肝熄风，筋络及牙龈之痛大减，惟仍头眩。吾以为药力犹未足也。头晕者肝阳也，耳痛者风火也，牙龈作痛者胃火也。两火相并，则风阳更盛。至于两胁疼痛尚未尽定，产经两月，脉络还是空虚，气火乘隙而入也。若小溲热赤，略有暑热耳。珍珠母二两(打先煎)、滁菊二两、赤白芍各钱半、黑山栀三钱、辰滑石五钱、白蒺藜三钱、茯苓神各钱半、制僵蚕三钱、丹皮二钱、生竹茹三钱炒、车前子三钱、橘络一钱、鲜荷叶一张。

真隐道巷姚某年十九岁，在乡店习业，五月上旬身热透痧，回家途遇冰雹大风，痧即隐，后又透出，不数日又发红痧，已四五日矣。而神情微呆，上下牙龈大酸，顷刻难耐，请先生诊视。见其遍体一片红云，身无隙地，据云前延西医俞姓，谓酸者虚也。先生细视牙龈均有白点，咽喉色紫红肿，谓之曰：第一次所发者痧也，后发者伏热也。邪火未清，逼乱神明，势恐成痧，后牙疳四大忌款之一。用大青解毒之品，犀角、鲜生地、制大黄、丹皮、银花、黑栀、连翘、芦根、绿豆等。明日面目遍体骤然发黄，牙疳稍愈，而肺管作痛，两手

之络现紫褐色。先生曰：此瘀热发黄，邪毒尽归于肺，且元气又虚，势恐喘急之变。辞以不治，后果不起。

北栅口单某年三十余，咽喉满口腐烂，音哑不能言语，他医以为温热也。先生曰：此非温热也，是霉毒服轻粉提药，上攻咽喉所致。询之果然。方用犀角、大青、银花、人中黄、黑山栀、连翘、丹皮、仙遗粮、金汁，外以珠黄散吹之，数旬而愈。

北门贝巷陈姓媳年二十余，怀妊足月，头面四肢浮肿，两目陡然失明，继以痉厥，痰涎上涌，面色青惨唇紫，牙关噤闭，手足鼓动不止，神识昏糊，目珠直视，脉伏身冷。先生以为热深厥深，邪热引动肝火，风自火生，恐其胎元不保。用羚羊角五分、竹沥二两，随时研末调服。煎药用羚羊角四分、珍珠母、石决明各二两、制胆星七分、滁菊三钱、钩钩三钱、川贝母三钱、竹沥四两，此午前所服也。晚时再服猴枣一分、月石三分、郁金三分、羚羊角三分，研末调服。明晨请先生诊视，风痉已定，神识时糊时清，牙关时开时闭，腹中大痛。先生恐其即产，而羚羊角凉肝之药不合。用濂珠三分、川贝母三分、天竹黄三分、制胆星三分、钩钩、竹茹泡汤调服。濂珠虽寒，书有下死胎胞衣之说，故可用之。服后神识已清，神倦嗜卧，呼吸有度，两脉起而不伏，腹痛亦止，惟舌红唇燥，两颧转赤，显然阳明之热也。再用川连五分、川贝母三钱、子芩钱半、知母三钱、竹卷心三十斤、连翘三钱、茅芦根各七钱、钩钩三钱、黄杨脑七个，明日腹中又痛，胎儿下堕，已经腐烂，而邪热未清，瘀不得下。再用丹参二钱、泽兰二钱、郁金二钱、菴蔚子三钱、归尾钱半、桃仁泥二钱炒、川贝一钱、藏红花五分、西血珀五分，入煎取气而不取味，加童便一小杯冲服。明日又去诊视，瘀行不多，脉右数而左郁，舌苔深绛，面色仍红，微热不扬，咳不畅达，口渴咽干。用泄肺去瘀法，枇杷叶、大贝母、菴蔚子、丹参、郁金、桃仁泥、焦山查、炒瓜蒌皮、炒牛蒡子、制僵蚕、光杏仁，服后咳止，瘀血盛下，大便干结，仍用丹参、泽兰、生山甲、全瓜蒌、火麻仁、郁金、桃仁泥、橘络、焦山楂，益母草煎汤代水，诸恙皆平，能饮稀粥，调理数日而愈。

张汉槎便血数年，面色无华，形神憔悴，诸医用侧柏、槐花等不效。乞先生诊之，脉细弱无神，先生曰：此血液太亏，气亦因之而伤，肝脾无统摄之权，目眩心跳，足肿不寐，诸恙蜂起。先拟益气养血，培土敛肝法。潞党参、元米炒三钱、白芍七钱、乌梅一钱炒、大生地四钱土炒、白术二钱炒、刺仁三钱、龙眼肉三个、稻豆衣盐水炒三钱，醋炒、木香八分、藕节七个、伏龙肝一两，煎汤代水，十灰丸二钱淡盐汤下。再诊：足跗浮肿已退，便血亦减，迨日脾胃稍钝，且有湿浊，然不能过于香燥养血，只可稍让一步，再拟益气养营，健脾运中法。炒细生地四钱，生于术二钱醋炒、白芍五钱、旱莲草三钱、黑山栀

三钱，炒、枣仁三钱、五味子四分，醋炒、木香七分、陈皮钱半、黑木耳二钱、苦参子十粒、荷叶一角、归脾丸二钱。三诊：便血已止而大便艰难，肠液枯槁，譬如得水可以行舟，舟无水而不能行也。拟养血润燥，细生地四钱、木香三分洞炒去之、火麻仁三钱、鲜苡蓉五钱、白芍五钱、生于术二钱、淮山药三钱、柏子仁三钱、元参盐水炒，二钱，煅磁石五钱炒、秫米三钱，炙、乌梅四分、柿霜五分，数服而愈。八年后因他恙求诊，述及前病，方笺完好无损，深感先生治愈之功，故珍藏至今。

南门外盐场许某，喘逆咳嗽痰多，筋惕肉（目闰），昏昏欲睡，示休自语不休，中脘格拒，饮食少进，已经一载，医用旋覆代赭及人参半夏茯苓汤，而气喘更甚，大便不解。诊脉虚细，舌苔潮腻，先生以为脾胃之阳不足，肾虚摄纳无权。始用黑锡丹及温中之味，服后二脉有力，痞满消除，脏气宣通，大便得解，然气喘不平。再用北沙参、五味子、蛤蚧、坎气、巴戟肉、吴萸、白芍、银杏、紫衣、胡桃等，气喘遂平，浊痰亦少，能进饮食。先生观其苔黄而腻，舌质少有裂纹，又以为阴分亦伤，痰乃津液所化，非填下焦阴液不可。用龟板、制首乌、煅牡蛎、白芍、盐水炒巴戟肉、杞子等，连服数剂，而饮食愈增，惟夜少安卧。原方加柏子仁、煅龙齿、抱木茯神、淮小麦，安眠如常，后服调补气血之药而痊。

民国十三年八月，江浙交战，月余方止，死亡枕籍，血流成河。先生思患预防，因制此方，名胜军丸。治兵凶饥馑后，饮水不洁，触受秽浊，腹痛呕吐泄泻，四肢厥冷等症，可以配合施送，造福无量。

川雅连五钱 奎砂仁五钱 上雄精三钱 广木香五钱 广郁金五钱 生明矾五钱 人中黄三钱 檀降香各三钱 生姜粉三钱 真獭肝二钱 石菖蒲三钱 焦山查四钱 公丁香三钱 生香附五钱 鬼箭羽四钱

以上十六味共研为细末。用银花二两、防风七钱、藿梗七钱、净黄土二两，四味浓煎汁露清泛丸，朱砂为衣，如桐子大。轻者服钱半，重者三钱，小儿减半，孕妇忌。

驳岸观音堂某姬年九十六，壮热神糊。延先生诊视，脉细弱苔光，先生曰：大年精血枯槁，虽有外感，未便过于疏散，非扶正达邪不可。用人参须一钱、苏叶、川贝母、菖蒲、郁金等，一剂而神识清，再剂热退。

《医验随笔》终

《医验随笔》跋

曾南丰称欧阳公曰：蓄道德，能文章。而欧公之送徐无党文，则以为修于身者未必能施于事，施于事者或不能见于言，三者之不可得而兼，自古已然，盖若斯之难也。镛游于夫子之门数年，窃尝有以观其微矣。夫子粹于医，而

于学无所不窥，涵泳于道德，发越于文章。行道数十年，所治辄效，缙绅耆宿，名公钜卿，折节相推重；即远近人士，虽未识夫子之面，而咸知夫子之名焉。每一诊视，镛与及门季君鸣九、赵君友渔均相待侧，遇剧症往往口讲指画，详言其所以然，必明辨再四，至无憾乃已。生平喜著述，久而多散佚，镛等虽心识之，愧未能一一纂录也。周君逢儒秉承小农先生家学，而从游于夫子，阅时未久，其手录治验已裒然成卷。镛曰：此固夫子之修于身施耶于事见于言者，将于是乎见矣。周君学好不倦，倘积以岁月，其所造宁止于是耶！庸碌如镛等能无愧然？夫子曾师事孟河御医马培之徵君，世称为孟河学派云。

民国十三年岁在甲子小春月受业丁士镛谨跋

《医验随笔》跋

病情万变，药亦万变。能齐其变，以寄死生之重，决之于俄顷之间，盖到至难之事也。是故非博学审问，慎思明辨，而又积甚深之经验，则对此万变之病与药，未有不茫然者。民国壬戌秋，吾邑中医友谊会成，明年刊《医钟》，因得受先生亲炙，聆其讲论极深，研几穷探幽微，未尝不心焉识之。先生粹面盎背，盛德霭然，与物无忤，义之所在，排众难而为之治病，力肩其任，不为外物所挠。源当随侍诊席，每见奇疴大瘳，群医却走，而先生当机立断，略无迟疑，莫不应手愈。常谕源曰：读书贵博观约取，活泼泼地不沾沾于一家，静察物理，观天人相与之际，临证时目光四瞩，面面俱到，庶变幻虽多，而病无遁情矣。先生行道垂载，平生医验不可殫述。兹就闻见所及，笔之于书，故不分时代，已为同学四十所记者不录，其他奇验而记忆不完者不录。惟学识谫陋，文字拙劣，不足阐明先生大义于万一，而先生之经验闳深，变化不测，无在非学问思辨之功，孟河一脉渊源斯在。敬识之，以告读是者书。

受业周源逢儒谨跋